



水与火 · 百姓口中的伟人

ZhongGuoJiLiang

水与火 · 百姓口中的伟人

伟大来自事实而不是来自事实
的记录；

伟人来自平凡而不是平凡的陈
述。

水火相容

1929 年秋 毛主席没有跟红军主力出征 而是留在闽西特委驻地苏家坡 指导地方工作和搞调查研究。

为了安全和工作方便 他化名为“杨先生”。有人传说 化名“杨”是对留在湖南老家坚持斗争的爱妻杨开慧的怀念。

当时“杨先生”的健康并不很好 工作却又多又忙 特别棘手的问题是做干部的思想工作。当时的干部之间，矛盾不少，如果干部团结不好 苏维埃的政权建设就得不到巩固。为了办好这件事，“杨先生”是日夜操劳 忙得连理个发的工夫都没有。有一天 房东大娘为他请来了一位有名的剃头师傅 哪晓得 水烧热了 树下的板凳放好了 剃头师傅等了老半天 就是不见“杨先生”光临。

“杨先生”哪去了 原来有个区里的区委书记与区苏维埃主席闹不和，对立情绪严重，不解决不行了。这个区委书记特地派了一顶轿子，要接“杨先生”去处理问题。

两名轿工 见到了“杨先生” 递上介绍信 讲明来意 并请他立即上轿。

“杨先生”满口答应说：“好 我们走吧！”

两名轿工打开轿帘 请“杨先生”上轿。

“我不是太老爷 坐什么轿？”

一个细长个的轿工说：“穷人翻了身 分了地主的田地 住了土豪劣绅的房子 还有什么老爷的轿子坐不得的道理？”

“杨先生”停了一会儿说：“好吧 先让我活动活动腿脚 走过一段就坐你们的轿子。”

两位轿工没奈何 只得抬着空轿，一颤一悠地走着。“杨先生”走在中间，一手扶着空轿杠子 边走边思考着问题。

这个区的区委书记 姓熊 湖南人 二十五岁 是红四军派到地方的

干部 火性脾气 另一位是苏区主席 理发工人出身 姓洪 岁数不小 是二六年办农会、搞暴动的老同志。

“杨先生”分析过熊洪两人捏不拢的原因。一个是“能”人下边带“四点火”又骄又躁。另一个是老“共产党员”可惜文化不高，只有“三点”水平，他们俩是“水”“火”不相容。

还不等“杨先生”想完，两个轿工又催上了：“先生，请上轿吧。”

“杨先生”笑笑说：“我有话要问你们，在轿子里讲话，你们听不清，还是边走边讲吧。”两个轿工答应了。

于是“杨先生”就问他们这一带有多少抬轿的工人？有多少吹鼓手？有几家饲养公猪、母猪的？附近有些什么庙？有几多和尚、尼姑、道士？

两个轿工对这些可熟悉了，他们争着作答，话匣子一打开，也就刹不住了。三个人不知不觉就走了二十里。“杨先生”见他们快没话说了，就又问了当地一年三节的习俗，问婚、丧、娶、嫁的礼仪，问附近有什么戏班子，有唱木脑壳、木偶戏的没有？

突然，抬后杠的轿工大叫一声：“杨先生，你请上轿吧，把你累坏了。”

“杨先生”手搭凉棚朝远处望望，说：“走路讲话不觉远，眼看就到了，走吧，走吧！”

抬前杠的轿工说：“让你走着到区里，区委书记会熊我们的。”

抬后杠的接上说：“是呀，区里洪主席也不会轻易放过我们的。”

“杨先生”忙借机扭转话题，问了熊洪的性格表现和群众对他们的反映。两个轿工滔滔不绝地说起熊洪闹别扭的事来。

就这样三人嘻嘻哈哈地进了区委大院里。“杨先生”请两个轿工喝了半斤老酒，自己扒了几口饭，就把熊洪二位请到边角上的房间里谈心。

“杨先生”耐心地听了熊洪各人的意见，指出他们各自的毛病，句句打中要害，点中穴位。两人感到心里很痛快。

“杨先生”说：“给我剃个头吧，洪主席是理发师傅，露一手我看

看。”洪主席满口答应。

洪主席的手艺确实不错 尤其是最后几下推拿掏耳朵 使“杨先生”痛快极了。

熊书记一直陪坐在一边，跟着夸洪主席的手艺，说是明天也请他给理一个发。

“杨先生”拿过一把剪刀说：“我来给你们理发吧 我的理发是纸上谈兵呢。你们干部之间要团结，就像这把剪刀，两个把子——团结——合拢 就产生了力量。再粗的头发也‘咔嚓’剪断了。老是打开的，一根毫毛也剪不下来。你们两个就像这剪刀的两个把子，只要合拢来，团结紧 工作困难可以剪掉 土豪劣绅的土围子也可以剪掉。”

熊、洪二位听入神了 理发也停止了。

“杨先生”一只手拿一撮头发，一只手握剪刀 不断地剪短手中的头发 嘴里说：“你们俩，一个是姓里带四点火，一个姓里带了三点火 水火相克不相容 同志们 你们不是水 不是火 是共产党人 要团结革命 要在革命利益一致的前提下‘水’‘火’相容一条心！”说得两人连连点头。

当天夜里，熊、洪亲自带赤卫队去攻土围子，真不费吹灰之力。天刚黑时出发 鸡叫就凯旋而归 土豪劣绅捉了一串 土围子也平掉了。

毛主席与罗瞎子

“罗瞎子”是位老苏区干部，已 60 岁了，可身板硬朗，耳不聋，眼不花，走路脚板踩得地皮‘咚咚’响。叫他罗瞎子，其实他两眼明亮，只因自幼家贫，没有上过半天学，长大后斗大的‘一’字都认不得，是个名副其实的‘睁眼瞎’，所以落下了这个绰号。

这罗瞎子性格爽直，脾气硬板，说话从不讲究忌讳，有啥说啥。

大革命那年，他在乡政府当主席，有一次，毛委员路过那儿，找到罗瞎子几位乡干部搞调查。毛委员问他的名字，他自报家门叫罗瞎子。毛委员不禁失声笑道：“这个名字是绰号，你总得还有个真名？”

罗瞎子连连摇头说：“不，就叫罗瞎子，从小就这么叫惯了。如今在乡政府里当主席，更不能叫官名。要不，人家会说我摆架子哩！再说，自家人这样称呼我，无拘无束，怪亲热啊！”

毛委员连连点头赞叹：“说得好，‘苟富贵，毋相忘’，就是日后革命成功了，我们也不能忘记了自己的根本，不能像陈胜王那样忘了自己共过患难的老父兄弟。”

接着，毛委员便很风趣地讲了《史记》中记载的陈胜称王以后，有一次，他家乡的父老去京城找他，因为在殿上直呼了他的的小名，陈胜王恼羞成怒的故事。

罗瞎子听了，哈哈大笑，摇着毛委员的手说：“要是你以后当了皇帝，不，革命成功了，你管理天下，我该怎样称呼你呢？”

毛委员紧握着罗瞎子的手，用力地摇了几下，爽朗地回答说：“那你照样喊我老毛就是！”

罗瞎子拍掌乐了：“我记着你的话了。”

新中国成立以后，罗瞎子念念不忘这位穷人的大救星。他日也盼，夜也盼，盼着有朝一日再见到这位大恩人。

这一年，好机会终于来到了。罗瞎子被选上出席全国的劳模大会，

光荣地来到了北京。会议期间，喜讯传来，毛主席和中央的领导同志要在怀仁堂接见全体代表。大伙都兴奋极了。当时，因考虑到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工作繁忙，所以，负责接待工作的同志要求代表们见到毛主席后，最好每人只说一句话。

啊！千载难逢的机会，终于将见到这位朝思暮想的亲人了，代表们心里该有多少话要说，可是只能说一句话，该多不容易啊！代表们不是诗人，可是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构思了一句最精彩的诗。第二天，当他们紧握着毛主席那双宽厚温暖的大手时，每个人都热泪盈眶地从心窝深处喊出了这么一句：“毛主席 祝您健康长寿！”

毛主席慈祥地微笑着，和蔼可亲地挨个向代表们握手，点头，致意，问好。

毛主席一步步走过来了。罗瞎子抢前一步，伸出双手，紧握着毛主席的手 重重地抖了抖 从嘴里蹦出了一句：“老毛 您喀胖呀！”

这一声，把周围代表们的心都悬起来了：哎呀，怎么我们中间还有这号头脑简单、说话不知轻重的人呢？

毛主席先是微微一愣，随即很快地认出来了。他亲热地朝对方的肩头送了一拳：“罗瞎子 是你呀！”

罗瞎子激动得眼泪‘刷刷刷’地往下掉：“老毛 您到底还记得我这个小萝卜头！”

毛主席哈哈笑了 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回答：“喀还记不得！”苟富贵 毋相忘’嘛！”

罗瞎子‘嘿嘿’笑了。

种瓜得瓜

毛主席以他光辉的思想和伟大的革命实践，赢得了国内外人民崇敬。因此，很多到中国来访问、参观的外国元首和朋友，以及国内各族人民都想把珍贵的礼物亲自或者托付上北京开会的首长、代表献给毛主席。可是毛主席却按苏区时的老规矩，全部交给国家。可是有一次他却例外地收了礼物。要说原因，这儿还有个动人的小故事呢。

有一次，在首都召开各部队高级干部会议，福建驻军代表闵政委，受福建老区建宁县军民的重托，带了一包当地的名产建莲——白莲，送给毛主席。并说建宁白莲，是清凉解毒、补中益气的健脾胃的滋补品，是老区人民送给毛主席熬夜时补补身子的。

闵政委把白莲送交办公厅的第三天，白莲被原封未动地退了回来。

闵政委并不泄气，第二天，又将白莲送了去。还附了一封信，信中恳请主席收下。还可怜巴巴地说：不收下白莲，回去不好交待，会辜负老根据地人民的重托的。谁知第三天下午，来了办公厅一位干部，向他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白莲很好，心意领受。现将实物退还，请查收。那干部说：“毛主席要求我们干部要像白莲一样，出污泥而不染，不要搞请客送礼，要发扬革命传统。”

闵政委捧着第二次退回的白莲，领会主席的教诲，当夜难于入睡。于是，他干脆起床，再给毛主席写一封长信，并在信封上写上：呈请毛主席亲启。落款写上“中央苏区军民缄”。整整熬了一个穿心夜，闵政委第三次连长信带那包白莲送了上去。其他代表都担心闵政委这样蛮缠着会惹毛主席生气，要挨批评的。谁料到主席看了闵政委的长信，兴奋地收下了白莲，并欣然提笔在闵政委的长信上批了两行字：“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劳动所得，白莲理当照收。谢谢老区人民的心意。毛泽东。”

主席破例收礼的事情，像开了锅一般，在代表中传开了。各地代表纷纷来询问闵政委送礼的“窍门”。

闵政委看着毛主席的批示，眼前浮想起了当年主席在苏区生活的情景 他就给代表们讲了一个故事。

那是在 1931 年 6 月间 毛主席亲自指挥红军 在建宁打完了第二次反围剿的最后一仗。胜利之后，毛主席住在建宁城郊的溪口天主教堂里。一边总结第二次反围剿的经验，一边积极开辟新区，筹积物资，为第三次反围剿做准备 他天天都忙到深更半夜。可是有点空隙 他就去参加义务劳动。

溪口池塘很多，早在八百年前就有种白莲的历史记载。建莲在国外也久享盛名。在红军来到之前 莲农破产 莲塘淤塞。加上国民党为守城 在塘边山坡上挖满了战壕工事 大雨一冲 散沙碎石直流进莲塘。毛主席在天主堂里查阅了《建宁县县志》 还召开了莲农调查会。决定，要尽快恢复白莲的生产。

六月酷暑 上烤下蒸 十分艰苦，一连忙了几天 终于把原有莲塘挖清了，一点数 总共是九十九口。毛主席说 我们再挖一口新的 凑个整数 让百口莲塘永吐清香吧。

一百口莲塘挖好了 红军又帮群众种莲栽藕。干这活 主席简直成了老行家。莲农奇怪地问毛主席 毛主席乐呵呵地说：“我老家在湖南湘潭韶山冲 大家知道 湖南产莲子 叫湘莲 莲花古时叫芙蓉 湖南有芙蓉国之称。我家堂屋门口也有一口莲塘，小时候，伢崽子调皮好玩水 我在莲塘里 游水摸鱼 也帮大人种莲栽藕 到莲子成熟 我们就坐着木盆去摘莲蓬 剥莲子。我喜欢莲子味美 更喜欢莲子的品质……”

正当荷叶露尖、新叶初圆的时候 红军离开了建宁，千里回师到兴国 投入了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的战斗。

解放后 莲子生产发展很快 新莲塘开挖很多 然而 那口毛主席带领红军新挖的第一百口莲塘 人们却牢牢记得 并将这口莲塘的白莲子摘了一包 送给毛主席尝尝。

代表们听了这段故事 豁然开朗 这莲子不属“礼物”是毛主席参加劳动的成果和报酬 难怪主席批示“劳动所得”呢。

智过天王寺

1926 年秋天 毛委员亲自来到板仓 指导湖南的农民运动。长沙反动军队司令许克祥得知毛委员回长沙的消息后，密令部下千方百计要捉住他。那个盘踞在桔零一带外号人称“梁剃头”的铲共队长梁正球，更是一马当先。

这天 当梁剃头探听到毛委员要从板仓去浏阳的密报后 连夜召开紧急会议 派出十八路人马 放了九道明岗 设了九道暗卡 命令所有喽罗 倾巢而出 并且下令 凡碰到身材高大的陌生人，一律抓到天王寺由他亲自审问。

敌人的行动被我们打入铲共队内部的同志知道了，当即把这个情报报告了地下党。地下党连忙召开支部会，商量如何护送毛委员离开板仓的办法。会上 大家你一言 我一语 商量的老半天 谁也想不出一个好计来。正在左右为难时 只见毛委员“霍”地站起来 把手一挥 语气十分坚定地说：“我看还是从天王寺过去吧。”

同志们一听这话都惊愕地望着毛委员 异口同声地说：“走不得 走不得 那天王寺是梁剃头的老巢 您从那里走 岂不是送肉上砧板吗？”

毛委员诙谐地说：“我不自己送上门 梁剃头又凭什么到长沙许克祥那儿去领赏哩。”毛委员这话把大家给逗乐了 本来十分紧张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毛委员接着说：“梁剃头布下了天罗地网 他料我不敢走天王寺。我就来个出其不意 保证安全。”大家同意了毛委员的意见，分头准备去了。

第二天早饭后，一乘华丽讲究的布篷轿出现在板仓铺的大道上 毛委员头戴高级礼帽 身穿软缎青长袍 手拿自由杖 嘴叼吕宋烟 稳稳地坐在轿内。除了四个轿夫外，旁边还跟着一个跑轿的哩。乡里人看到这副大气派 哪个碰了不拐弯让路。

“快到梁剃头的窝里啦！跑轿的人低声说。毛委员掀开轿帘 朝前

看了看，只见天王寺前面的山坳上站着两个荷枪实弹的哨兵。在天王寺后面的山顶上，还竖立着一个六角岗亭呐！毛委员让轿夫快点走。轿子刚接近山坳，两个哨兵横枪拦住了轿子，喝道：“干什么的？跑轿的不慌不忙迎上去，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傲慢地对哨兵晃了晃，说：“我家大老爷是长沙许司令派来找梁队长的，他在家吗？”那哨兵见名片上印有“许克祥”三字。哪敢怠慢，忙点头哈腰地说：“在家，请吧！”说着把轿子放了过去。毛委员就这样顺利地通过天王寺，朝浏阳方向去了。

中午时分，各个哨卡的哨兵都被换回天王寺，一个个挨次向梁剃头报告上午的情况，当轮到守山坳的两个哨兵汇报时，天色已经不早了。梁剃头不耐烦地吼道：“你们少讲废话，直接告诉我抓了多少可疑的人。”那两个哨兵想把看见“大老爷”的情况报告一下，连忙说：“今天上午来了一位大老爷，拿着许司令的名片找队长，我们就让他过去了，除此之外，再没碰到什么情况。”

梁剃头莫名其妙地问：“什么大老爷，什么时候来的？”哨兵把详细情况说了一遍，梁剃头猛然从椅子上暴跳起来，连连扇了两个哨兵十几个耳光，骂道：“饭桶，瞎了你的狗眼，让毛泽东从老子眼皮底下溜了，还不快给老子追！”说着，他挎上驳壳枪，带着哨兵向浏阳方向追去。追到不远的山沟里，发现了一顶布篷轿。梁剃头掀开轿帘一看，只见里面放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梁队长，我已平安通过贵境，希撤回岗哨，毋自惊扰。毛泽东。”梁剃头气得脸色铁青，又扇了两个哨兵十几个耳光，然后像个泄气的皮球，滚回天王寺去了。

润芝邀赏捉润芝

1922年，毛泽东同志在长沙亲自组织工人们进行罢工斗争。军阀省长赵恒惕和长沙县知事周瀛干对此恨得咬牙切齿，他们派了两个便衣特务暗中到毛泽东经常出入的宝南街鲁班庙探访。

两个特务探头探脑地来到鲁班庙，说也真巧，这时毛泽东正匆匆赶来开会，在门口和两个特务肩和肩碰在一起了。这天，毛泽东没穿“先生”装，穿着一件对襟衣。两个特务不敢冒失下手，其中一个特务眼珠一转突然叫：“毛泽东先生，有人找你。”

毛泽东听到有人招呼他，连忙停住脚，一看面前两个穿泥木工衣服的人贼眉鼠眼，不由心里一动：莫非是反动派的便衣特务？于是他便和气地问：“二位是要找姓毛的吗？哼，我正要找他呢。”

两个特务一听，互相对了一下脸色，问道：“你和他熟罗？”

“怎么不熟，昨天晚上还和他吵了一架。你们是第几团的？我都不想干了。”

两个特务听了忙把毛泽东拉到一边说：“告诉你，我们是来抓毛泽东的。”

“抓他干什么？”毛泽东故作惊慌地说：“我可不干那缺德的事。”

“告诉你，赵省长有重赏，这些工贩子能搞得出什么名堂？只要你指一下，起码两块光洋。”说着，特务摸出两块银元往空中一抛，然后接住在毛泽东面前逗了逗。

毛泽东两眼望着光洋，有点为难地说：“我只在外面指一下，可不能露脸啊。”

两个便衣笑了笑说：“好的。”

指当时泥木工人的基层组织“十人团”，当时共有一〇八团。

于是毛泽东便对特务说：“你们先在外面等着，让我先进去看看。我没喊 你们就不要进来。还有 两块钱要先给我。”

两个特务没法 只得把两块钱交给毛泽东 便在门口等起来。哪知等到吃中饭还没看见人出来。他们怕情况变化，便鬼头鬼脑地往里面走。谁知还没进入二堂 猛听得背后一声大吼：“你们想偷什么？”一下子跑出几个人，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两个特务捆了起来当做贼揍了一顿。

原来，毛泽东进去以后，风趣地对来碰头的泥木工会负责人任树德、朱有富说：“送赏钱来了。”说着 把两块银元往桌上一丢 说：“王木匠上次被反动派打伤了 这两块钱就买点米给他家送去。接着 便把刚才的事告诉了大家 并提出留下几个同志对付特务 其他人走后门到别处开会去了。

从这以后 在当时泥木工人中就流行着两句话：“郭亮 带兵抓郭亮 润芝邀赏捉润芝。”

郭亮：湖南早期的工人运动领导人之一。

团 圆 酒

1942 年 农历七月末的一天 陕北有一位姓延的县长在去延安参加
征粮会议的途中，不幸被雷电击死。毛主席听到这件事后，非常痛心，
立即派保卫部吴部长 代表他到延县长家表示慰问。谁知 当吴部长从
延县长家走出来的时候，突然发现村头贴出了一幅十分醒目的大字对
联 吴部长走过去一看“啊”心肠顿时拧成了疙瘩！

对联是这样写的：

天神你讲：怎不保佑延县长；

雷公你听：怎不轰死毛泽东！

这还了得！吴部长立即命人拍下了照片，揭下了对联，带回了延
安。

第二天 吴部长亲自带领一个侦破小组 驻进了这个村子 突击破
案。

那时候，一个村里会写字的没有几个，一查就查出来了。写对联的
是一个 50 岁出头的怪老汉，名叫牛金，是个远近闻名的教书先生。

吴部长把牛金抓来 亲自审问：“你叫什么名字？”“老汉伸伸
脑袋 慢条斯理地说：“不知姓名 却要抓人 岂不怪哉？”吴部长怒视着
他：“你 是叫牛金吗？”正是 老朽鄙姓牛 单名一个金字 表字怪怪
怪 浑号三怪先生者是也。”吴部长听他像吟诗样的腔调 更加恼火了：
“老实点 我问你 村头上的‘黑帖子’是谁写的？”老汉急忙伸手制止：
“长官差矣。那是白帖子 上等好纸——雪花宣。”我问你 谁写的？”
“正是出自老朽之手 只因年迈手拙 字迹不佳 还望长官多多指教。”吴
部长强压着火气 把对联的照片亮给他看：“是这几个字吗？”

老汉看了照片 伸出拇指儿：“不差 长官的拍照技艺甚妙 甚妙！”

吴部长心想，不管你怎么油滑，只要你承认了，我就好给你定案。他接着又问道：“你为什么要书写反动标语 辱骂领袖？”

老汉淡淡一笑：“穿衣戴帽 各有所好。有人爱钓鱼 有人爱下棋，鄙人爱骂毛主席。”

听他说出这话 真把吴部长的肺都气炸了。要不是怕犯纪律 真想揍他一顿。吴部长铁青着脸 吼道：“你真是狗胆包天 竟敢咒骂毛主席 毛主席是我们军队的领袖。你知道犯了什么罪吗？”

牛老汉撇着嘴说：“老朽深知毛先生是‘人民的救星’、是‘边区的太阳’ 然而 星星太阳没出来之前 边区百姓还有点温饱 星星太阳一出 老少兄弟反倒要饿肚子了。”

“你这是污蔑！”吴部长把桌子拍得震天响，“恶毒的污蔑！”

“岂敢 岂敢。”老汉站起身 做着手势说：“若将毛先生请来 老朽领他下去‘摇摇线车——访（纺）一访（纺）’。看看我是不是污蔑他了。”

吴部长感到这家伙反动透顶！侦破小组一研究：立即逮捕！

这件案子很快就在工人、农民、战士和学生中间传开了。不少人直接给保卫部写信 要求严惩牛金。加上牛金在后来的受审中 根本不把审讯放在眼里 真是执迷不悟 顽固不化 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杀 吴部长决定判处牛金死刑。为了使更多的人受到教育，行刑的日子选在中秋节。

杀人是件大事，要报请毛主席批示才行。这天，吴部长找到毛主席 先把侦破情况作了简要报告 然后又把卷宗送到了主席面前。

毛主席翻开卷宗，一眼就看到了那幅对联的照片。顿时像爱惜珍贵文物那样 轻轻捏起来 放到眼前看了看 又伸直胳膊 目不转睛地端详了半天才说：“这书法蛮不错的 是颜体 路子很正 很有功力。这词句也好嘛。民歌风格 对仗工整。你看 还合辙押韵呢。”

吴部长的眉头，一下拧成了一朵花。他呆呆地望着毛主席，心里说 这么严肃的问题 你怎好这样讲话 于是他说：“主席 罪犯的气焰十分嚣张 又民愤极大……”

“我问你。”主席一边翻阅着卷宗，一边说：“如果牛金骂的是他弟兄或者乡亲，该当何罪？”主席罪犯辱骂的不是你个人。他骂的是我们的领袖，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即便如此，共产党的王法中，啥时有过骂人犯死罪这一条？”

吴部长为了说服毛主席，又取出几封群众来信：“你看，这次量刑，不只是我们的意思，也是群众的要求。”

毛主席很快浏览了一遍，然后抹起腰，在室内踱起步来：“看来，牛金谩骂的，并非我毛泽东个人。你们的判决又代表了群众要求。嗯，很有道理呀。你们的方案，我批准了。不过，我有个提议。”

吴部长见毛主席批准了，赶紧一个立正：“主席请指示。”

毛主席拢了一把鬓发，缓缓说道：“我看，中秋节这天，可以召开一次大会，对牛金公开宣判。会上，先请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乡搞一个发言，既可控诉牛金的罪状，又可摆一摆我们共产党、人民军队的功绩。使大家认识到，毛泽东等人不该辱骂牛金，罪该严惩。你看怎样？”

吴部长一听，双眉顿时扬成了两支笋芽儿：“好！主席考虑得非常周到。我马上安排！”

毛主席接着说：“控诉人选好之后，让他来见我一下。”是！”还有犯人也是人。大会之前，不要难为牛金。”是！”吴部长高高兴兴地走了。

中秋节那天，来参加大会的足有一万人。会场上气氛异常严肃。

那天毛主席也亲自出席了会议，神情庄严地端坐在主席台上。会议由吴部长主持，他一声“开会”，牛金就被两名战士押了上来。接着就由牛金他们村的村长上台控诉。

这位村长40多岁，身高体壮，声音洪亮，他面对黑鸦鸦的人群，高声演讲起来：“毛主席，共产党是我们的大救星。我们唱都唱不够，怎么能骂呢？虽然，现在政府向我们征粮多了一些，陕北不到140万人口，一年要上缴19万大担公粮。比如我们村，缴上公粮之后，有几户的粮缸都快要空了，但有什么要紧，我们是支援革命嘛！就是饿死了也心甘情愿！可是，牛金竟敢咒骂我们的领袖。我觉得，他罪行最严重的地方

有两点。一、我们的领袖是最热爱人民的。今天却被牛金逼得非杀他不可——这是对我们领袖最大的冒犯！二、我们的领袖因为挨了一句骂就杀了人，这件事很快就要传到全国去了——这是对领袖最大的侮辱。综上所述，牛金罪有应得，死有余辜！”

参加会议的人听到这里，不由得你看我，我看他，面面相觑。天底下哪有这样控诉罪犯的？

吴部长早就坐不住了，他几次站起来，想把村长拉下去，但都让毛主席用手势制止住了。

村长的控诉刚刚结束，毛主席就快步走到了台前。他攥起话筒，高声说道：“同志们，乡亲们，我提几个问题。”台下鸦雀无声，只听主席响亮地问：“请大家回答，村长的发言好不好？”

一万多人瞪着眼睛，闭着嘴巴，谁也没开口。

毛主席又问：“牛金该不该判罪？”台下依然是一片寂静。

毛主席大手一挥：“我说，村长同志的发言好得很，牛金先生的对联——好得很！”台下顿时一阵波涛起伏，牛金和吴部长也一下子愣住了。

毛主席继续说道：“过去，我们确是征了过头粮，让乡亲们吃了不少苦头。其罪在我，我宣布，立即削减边区的公粮负担，同时要酌情发还一些。具体数字，筹集体商量以后再定。”话没说完，台下刮风似地拍起了巴掌。人们眼里都含着汪汪的泪水！

这时候，毛主席走过去，亲手为牛金解下了绑绳，亲切地拉着他说：“牛先生，要骂，你就当着我面，骂个够吧。”不，毛主席，我有罪！”牛金刚要下跪，早被主席挽住了：“你有功！”毛主席紧攥着他的胳膊，又走回台中：“要不是牛先生的对联提醒我，我的过错必将越来越大。说不定哪天，雷公就真来收拾我了。所以，我应当向牛先生、向边区人民致谢！”他说着，向大家端端正正地行了一个军礼。

全场人“忽”地站起身，高举着双臂，又是欢呼，又是跳跃。吴部长感到惭愧了。他走过来，也向牛金、向大家行了礼。

毛主席更高兴了，让警卫员端来三只酒碗，他分别给村长、牛金和